

優等獎

## 白河

游書珣

每個女人體內都有一條隱藏的白河。

生產後的女人們，體內開始產生充滿分支的渠道，乳白色的水從渠道底部的土壤內漸漸湧出，有些人的渠道通暢，水流很快奔騰起來；有的人渠道阻塞，那些湧出的水無處可去，滯留成為硬塊，菌落開始叢生，很快地長出惱人的苔蘚；也有的等啊等，等不到白河湧出，只見微微帶著乳白色的涓滴細流，流著流著，細細去聽，彷彿帶著歎息。

都是這樣的，在某一天，女人被推上了這樣的地方，她們站在岸邊等待，觀望，孩子的聲音隨水流而來，其中，當然也混雜著其他女人、甚至男人的聲音，岸邊的女人總是這樣聆聽著，在選擇離去或留下之間躊躇。生下孩子後的半年間，我一直做著與白河有關的夢。

醒來的時間是下午，三點十三分。

一臺推車被嘎啞嘎啞地推來了，以為是孩子，卻是一臺老型的 CRT 小電視，二十年前 VHS 質感影像，播放呆板旁白的哺餵教學，畫面中一名女人敞開衣服，兩隻碩大乳房毫不遮掩迸出，她熟練地徒手將母乳擠出，一條條乳白水柱立刻唰唰噴射進入奶瓶，接著，一名嬰孩被抱來，置放於墊著枕頭的女人手臂上，小小的嘴一

湊上乳房立即用力吸吮。

病房牆上、走廊張貼的那些母乳哺育宣導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但這不像宣導，倒像奇觀。

我感覺不到奶水奔流，只覺膀胱微脹，慢慢下床，雙腿一伸，腳趾才碰到地板，「啪答」一聲，血塊應聲從下體掉出，像幾條腥紅色的死魚，從破掉的魚網間漏出，這聲響驚動了丈夫，趕忙過來善後。

鏡子裡的自己乳頭變得突出，顏色深沉，我試著按照影片中的方式去按壓、推擠，只覺痛得難受，乳房脹脹熱熱的，卻什麼都擠不出來。原本扁平的乳房，因為荷爾蒙的劇烈變化，終於微微隆起，但也僅止於微微隆起而已，和影片中豐腴的乳房相比，簡直像才剛發育的女孩。

一生都是如此扁平的乳房，在高中的游泳課時最令人難堪。水波的聲音，消毒水氣味，男女生穿好泳衣列隊暖身操，我閃躲著喜歡我、和我喜歡同學的眼神，逃避班上一位特別愛說黃色笑話男生的視線。真想把像紙張一樣扁平的身體，鑽入眼前地板上磁磚破裂的縫隙，那個潮濕、發霉，最黑暗的地方，只有躲進那裡，我才能換得自在。那羞恥感至今無法忘懷，性徵不明的身體，穿著一件母親隨意塞給我的，醜陋的連身四角褲泳裝；青春期的時候總想，大概一輩子都不會有人想與我做愛。

然而我竟在婦產科病房裡，就這樣生了一個孩子。只是這樣的乳房，果然還是擠不出東西來的吧？

回到病床上，因為細菌感染發燒，我全身肌肉痠疼，又試著擠了一下便放棄。幾乎沒睡的丈夫走來說「讓我來吧」，他用力一擠，讓我痛到流出淚。

「有了。」他說，彷彿神蹟出現。

低頭一看，原來我的奶汁出口並非乳頭中央，而是在周圍，從來沒想過那裡竟然有著孔洞，滲出一兩滴乳黃色，傳說中珍貴的「初乳」，丈夫連忙拿起無針頭的針筒吸取，但接著陸續擠了兩小時，也不過收集三十CC，

想像這稀少的奶水，進入什麼都還沒嚐過的嬰兒味蕾，會呈現什麼樣的滋味？在那孩子離開我的身體之後，第一次與我的接觸便是這一小管的奶水，他將從這裡嚐到了我，從此我除了是照顧他的人，還是他的食物來源。

婆婆來的時候，我們正好在擠奶，第一次在婆婆面前如此赤裸，我竟不以為意，或許是因為前一天才張開雙腿，讓一名陌生的男子從私處取出孩子吧，還有什麼比那更赤裸的嗎？

婆婆接手幫我擠，身材高大的婆婆也有一雙大大的手，她先替我按摩乳房，接著用力擠壓，手勁之強，令我痛得大叫，其實努力兩個小時過後，實在也擠不出什麼來了，婆婆停下手，心軟地說，沒關係啦，吃配方奶也不錯，雖是體貼話語，不知為何，聽來卻令人不快。

孩子不明原因發燒，一出生就移往保溫箱照顧，住院幾天都沒見到面，感覺虛幻。這天，孩子總算被推來了，護士將他抱來我身邊，指導我解開衣領練習親餵，孩子一湊近乳房，嘴巴竟然就開始吸吮起來，不曉得他究竟吸到沒有？總之看起來好努力且一臉滿足，不可思議。

許久沒回老家，一回，就是坐月子。拖著一箱行李，回到瀰漫麻油酒氣的房子，一聞，就沒有胃口。母親說，當初妳大姐坐月子時，為了奶量，可是每餐吃光光呢，但我既不嗜酒也不嗜麻油，更別說可能含有重金屬和高膽固醇的動物內臟。

坐月子期間，我唯一額外增量攝取的只有黑麥汁而已，況且每次都在昏睡中被挖起來進食，內心總隱隱吶喊：「比起吃飯，我更想好好睡飽啊！」初生兒愛哭，尚未習慣人間的晨昏變動，很少睡超過兩小時。當我醒著時，要做的雜事又多：吃飯、餵奶、擠奶、洗澡、洗奶瓶、洗擠奶工具、換尿布、更換沾染奶水或排泄物的大小衣物……周而復始；其中，又以「擠奶」最壓榨身心。

據說母乳輸出越多，身體就會製造越多奶量。為了提升奶量，親餵之餘還得擠奶，手擠太累，後來換成電

動擠奶器，機械聲響很大，喇叭狀的吸引頭貼上胸部，以真空模式規律地吸取奶頭，抽拉、釋放、抽拉、釋放，奶水就從乳頭被吸入喇叭頭，從連接的一條管子噴射進入奶瓶，第一次看到噴射而出的乳白色水柱，簡直感動欲哭。

一般是白色的奶水會被吸入，有次可能是被孩子吮咬時有看不見的傷口，一吸，管子裡竟然吸進殷紅色的血，橡膠管子像血管，一股鮮紅的血奔流起來，像從乳頭抽血，進入奶瓶與奶水混合成粉紅色的奶。

暫時不敢擠奶，但仍得咬牙親餵。先深呼吸，然後將孩子的嘴靠上乳頭，忍受那隨著吸吮而來，一陣一陣的刺痛。奇怪的是，孩子似乎絲毫不在意血的氣味，仍滿足吸吮著，而後舒服地睡去。

我好像身邊那個睡醒醒的孩子，我的靈魂縮小又放大，有時候我是他，有時他是我。一開始，我和孩子同睡的大床沒有圍欄，我總擔心他墜下床，即便母親說擔心初生兒翻身是多餘的。有天晚上，我夢見孩子從床上摔下，摔進一個盛滿水的浴缸，全身浸入水中微微掙扎，我趕緊前去抱起他，他沒哭，可是上身赤裸，乳頭流出殷紅的血……

昏睡又醒來，經常冷醒。胸前的衣服因奶水溢出而潮溼，冷氣的聲響轟轟於耳，身邊的孩子仍睡，感覺自己像一條擰不乾的大毛巾，就這樣攤在床上，母乳和汗水混合的腥酸氣息揮之不去。

因為餐食中摻酒，有時來探望的人都像影子，像記憶的魂魄，某某親戚、高中同學、遠道而來的大學同學，一個個幽幽從我眼前離開又經過，有時我不確定到底是誰來過了，只在床邊看見探訪後留下的尿布或禮盒。

然而大姐來的那天，我確實醒著。

她摸了摸我胸部，說有硬塊，想必塞住了，我聽了心一涼，看網路上文章說萬一胸部塞住，乳腺會發炎，人會發燒，嚴重一點的乳頭還會化膿……大姐開始幫我按摩，說是按摩，其實是死命地推壓，要把乳腺中堵住

的奶塊推散，這難以言喻的痛讓我流出淚來，這次的痛，比在病房時更甚，心裡一焦急，我放聲大哭起來。大姐是建築師，是自我要求很高，從小都考第一名的嚴謹性格，已生過兩個孩子的她，述說著她「追奶」成功的經驗，聽她安慰我，卻一點用都沒有，愈聽只是愈覺得，自己絕無法像她那樣，我離眼前這個女人人生中種種的「成功」，實在太遙遠了。

我像在白河裡掙扎，即使水淺，我仍陷溺，而大姐在岸上看著我，關懷的表情中，帶著微冷的眼神。可能被網路文章洗腦得太嚴重，後來我最討厭聽到「配方奶」這三個字，總想以最自然的方式餵養孩子，以自己的身體餵養另一個生命，多偉大神奇的體驗啊。可惜身邊的人，總沒有意會到我藏在心底的願望。

「好可憐啊，都吃不飽，阿嬤幫你爭取三十CC的配方奶喔。」

「唉，配方奶就餵下去吧，重點是要讓他長大，妳就不要再有太大壓力了。」

聽起來真不舒服。有時我真想自己抱著孩子躲去一個沒有聲音的地方，像洞穴一般的地方，我可以以自己的方式餵養他，直到他長大。但沒有辦法的，他人的關懷是無法掙脫的，尤其是家人。

好像只有懷裡的孩子最能安慰我，對我的乳房充滿迷戀似地，哭泣時只要讓他湊近吸吮我的乳房，便能安靜下來，而後沉沉入睡，從沒想過，像我這樣一對缺乏性魅力的乳房，竟能帶給另一個人那樣大的安撫。

只是最大的打擊，到了孩子滿月回診這天，才真正降臨。

護士將孩子從體重計上抱下來，醫生翻翻資料，確認了一下告訴我：「從出生到滿月，才長了一百多克。」

「孩子都沒有長大喔。」

「要開始餵配方奶喔。」

「都·沒·有·長·大·」這幾個字在我腦中嗡嗡響著——

白河被判定了水流過慢、流量過少——倒水進去吧，倒模擬人類奶水的粉末進去，讓它奔流起來吧。

「啾——」

我的乳房，輸給了草原上曬著太陽，懶洋洋的一群母牛，他們的體內正奔流著一條條對人類毫無感情，但營養充沛的奶水之河。

我手上拿著奶瓶，裡頭泡著一大罐，滿滿的配方牛奶，懷裡的孩子滿足地吸吮著，或許是我自己的幻想，我從家人的微笑之中，讀到一種輕蔑。被判定體重不足後，丈夫開始以 EXCEL 表格計算孩子每月的體重增長，果不其然，喝下配方奶後的孩子，體重開始直線上升，在這樣的打擊之下，我逐漸放棄了我的母乳之路。

孩子就這樣一路長大，胖嘟嘟的小手小腳小臉蛋總被路人讚不絕口，然而卻在孩子八個月大時，他像領悟了什麼似地，原本就不怎麼接受輔食的他，這下連配方奶也一口都不喝了，終日緊緊依偎著我那奶水早已幾乎斷炊的乳房，ㄅㄟㄅㄟ、ㄅㄟㄅㄟ地喚著，吸吮著，不讓我離開他半步。

拒食的狀態就這樣維持了數月，雖然體力什麼的看來都很正常，還是帶去檢查，然而醫生只說是「厭奶」——即便厭奶這麼久的狀況是極少見的——建議試試用湯匙餵配方奶，給予新鮮感，但孩子仍不接受，成天只願挨著我的乳房。

我帶著孩子，走上白河的岸邊，此刻除了我和孩子，再沒有別人了，然而白河更加乾涸，惟河底的土壤仍有些濕潤，微微的香氣，泛著乳白光澤，像一條剛製作好的牛奶糖。

我們就那樣靜靜望著，那即將全面乾涸的河流。

某天去公園，孩子又朝我ㄅㄟㄅㄟ、ㄅㄟㄅㄟ地叫著不停，我心煩地解開扣子，讓他靠近我的胸口，沒想到，他卻掙扎不願喝奶，我沮喪又生氣將他抱回推車，突然，他用小小的手指指著我，說出「媽媽」，字正，

腔圓——我恍然大悟，孩子口中的ㄅㄅㄅ，原來指的是「媽媽」。

我突然發覺，青春期那時對於自己乳房的尷尬與羞恥感已經消失很久，取而代之的是，乳房是否曾令孩子飽足，以及健康方面的問題。我想，這一定是代表著，不知不覺間，我就這樣成為了一名真正的母親了吧。